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

陽湖洪亮吉學

傳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爾詩毛傳登成也杜本謂之

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爾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壺丘亭杜同酈道元云清水

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卽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

所居也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

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爾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

齊魯曹邾杞次于郟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邾不書者

晉人先以鄭罪令于諸侯故書伐鄭入邾既敗鄭不復

告故不書本敗其徒兵于洧上服虔云洧水名史記集解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入潁

杜本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郟以

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國志呂留二縣屬彭城國 杜

此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按犬丘當作太丘傳寫誤移

點在上爾雅宋有太丘漢書郊祀志周顯王四十一年

宋太丘社亡是也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

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元周禮

法引作大國朝焉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韻韋昭國語注闕

缺也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

諸本誤作伯今改正

侵宋楚令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韻

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倥注或曰正輿

字子馬賂風沙衛以索馬牛韻按杜注索束擇好者今

攷索字無束擇之義惟說文云擇束選也索擇同音容

古字通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

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檀

郭璞爾雅注作使擇美檀

爾雅樹

小而皮粗散者爲榱以自爲榱說文榱棺也

下四年傳同杜

此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

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

釋文本作不爲哲矣

且姜氏君之

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絜粢

詩鄭箋烝進界與此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周頌作皆

詩毛傳皆徧也

杜本

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

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釋文任字絕句

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

釋文云服本作棄功

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

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

水經注引謀鄭作會于戚

鄭

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節之會吾

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

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圖核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蕪湖烏程相去太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似爲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圖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

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
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
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本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
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
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
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
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杜注以意爲之非是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
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

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人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彤外。酈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畫水西北入涉，卽地理志之如水矣。彤如聲相似，道元云：時卽彤水也。

音而

水經注

邢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邢午爲中軍，射羊舌赤佐。

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贊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詔

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

本詩毛傳物事也

杜本

能舉善也夫

釋文一讀夫爲下句首

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史記亂行於曲梁

詔 賈逵云行陳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魏絳戮其僕詔賈逵云僕

御也

同上杜
取此

按史記魏世家魏襄王辱楊干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國賈逵云謂敢斬

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

本疏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國爾雅斯此也杜本此

臣聞師出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國晉語韓獻子

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昭注有死

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惠士奇曰韋注頗勝于杜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

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說文戊斧

也从戈以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戊右秉白旄又說文鉞車鑿聲也从金戊聲詩曰鑿聲

鉞鉞按以鉞爲斧戊之戊經典承訛已久難以改正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

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章昭國語注

禮食公食大夫禮杜注使佐新軍服虔云於是魏頡

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

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晉語曰使范獻子爲候

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按此則范氏
有兩獻子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
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國郡國志汝南郡宋公

國有繁陽亭杜同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鄭元儀禮注藉猶薦

此本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

詩疏引此臣上有使字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

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

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謂已樹六櫬

於蒲圃東門之外說文櫬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櫬于蒲

圃按襄二年杜注櫬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

者爲櫝又云大而蔽楸小而蔽櫝則櫝訓楸較是匠慶

請木季孫曰略此方言略強取也

此杜本

匠慶用蒲圃之櫝

季孫不御此高誘淮南書注御止也

此杜本

君子曰志所謂

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郟地理志東海郡糒故國禹後郡國志糒

屬琅琊國

杜同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

許之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

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

弗能救是奔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玉篇引作窳

說文窳夏后氏諸

侯夷羿國也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按窮應作窳容

古字通羿非定名善射者皆謂之羿說文一云射師本

疏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是矣公曰后羿何如對

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說淮南墜形訓

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說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

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

本說及書疏七

不修民事

風俗

通引作不循民事

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

古今人表作伯因熊史記正義作伯如熊

髡龍圍

古今人表作厖圍王符作龍圍

而用寒泥

古今人表作韓泥水經注同

詔郡國

志北海國平壽有寒亭古寒國泥封此

杜同

寒泥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

王符引作伯明氏

伯明后寒弃之

王符引作伯明氏惡而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詔按李善羽獵賦注虞與娛古字

通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詔方言

悛改也

杜本此

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詔郡國志平原郡鬲侯

國夏時有鬲君滅泥立少康

杜同

水經注引作逃于鬲

氏按竹書紀年夏后相八年寒泥殺羿二十八年伯靡
出奔鬲惠氏以爲靡未嘗事羿是也泥因羿室生澆及

獯鬻說文春秋傳曰生敖及獯惠棟曰論語作冓尚書曰

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曰若敖之在堯說文引

尚書作冓云讀若傲論語冓蕩舟以上是敖與冓通今

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僞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鬻賈達云斟灌

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滅夏后相也

史記集解地理志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

是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杜本師古曰

斟音斟廣韻斟尋古國名玉篇作斟邾處澆于過處獯

于戈鬻郡國志東萊郡有過鄉按戈見哀十二年傳杜同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鬻小爾雅燼餘也以滅泥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迹高誘淮南王書注芒芒廣大之貌畫爲

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釋文本或作攸家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文選

注兩引並無而字武不可重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

任疏用不恢于夏家文選注引此用上有是字廣雅恢大杜本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晉語作荐處貴貨易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

草而居徙無常處同上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韋昭

國語注聳懼也

杜本此

民狎其野積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高誘淮南王書注頓罷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

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滅紇救郕敗于狐駘

檀弓作藁

駘鄭注云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家語亦同郡國志魯國魯下引作狐台狐與壺台與駘古字通

註

按狐駘杜注以為番縣南之目台亭今攷目台即淮南

子之目台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國人逆喪者皆鬢註

說文鬢喪結女子鬢衰帛則不鬢魯滅武仲與齊戰于

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鬢按魯敗于邾非齊也說文徵引

經典亦間有不合鄭眾以為泉麻與髮相半結之

本疏杜

此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額上鄭元以爲纒

而紒同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

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韻章昭國語注朱儒短人也杜本

此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

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

君也穆叔覲郟大夫于晉以成屬郟書曰叔孫豹郟大

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

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

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爾雅頽直也廣雅挺直也鄭元

曲禮注云脰直也按挺頽脰挺音義並同杜注蓋本此

我心局局爾雅斤斤明察也斤與局義亦同說文炯

光也廣雅局局光也局炯字同杜注略本爾雅講事不

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
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

節爲不利使鄧太子聽命于會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

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

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

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

女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註鄭眾周禮注庀具

也社本

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臧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論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

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

謂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

見本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

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堊

之說文堊塞也尙書曰鯀堊洪水古文作或从作

堊玉篇堊土也亦作堊又堊字注同堊是古字作堊今

據改按玉篇引杜注尙作堊不容轉从俗環城傳於堊

說文堊城上女垣也今本作堊杜本及杞桓公卒之

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

之

陸氏附注云衍而字

遷萊于郟

釋文或作遷于郟萊衍字

遷說又郟齊地春秋

傳曰齊高厚定郟田按春秋莊五年郟梨來來朝今說文不舉始見經傳之郟疑非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小邾穆公

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

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馬融尚

書注靖安也詩鄭箋介助也景大也

杜本

按服虔漢書

注介大也則注此傳當亦同又詩小明章毛傳介景皆

大也則此介字當從毛服注爲得恤民爲德正直爲正
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韻詩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

按下文謂從者也則委蛇當從毛訓爲是謂從者也衡

而委蛇必折韻廣雅衡橫也杜本折曲也楚子囊圍陳會

于鄆以救之韻說文隱鄆地從自爲聲春秋傳曰將會鄭

伯于隱而邑部仍收鄆字云地名从邑爲聲是鄆隱通

也九經字樣隱字注音葦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鄆鄭僖

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

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

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

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侯詒史記鄭世家曰子駟怒使廚人藥殺僖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藥殺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于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詒賈逵云二孫子狐之子本疏杜取此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得寧矣于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焉將爲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莒人

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

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
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

職競作羅

左思魏都賦曰富人寵義職競弗羅張載引左傳亦作弗羅

謀之多族謂鄭

司農周禮注百家爲族此

杜本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
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
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困廣雅云匪彼也本
此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
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司徒以討亂
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
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

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啟處

諸本作遑今从宋本

改正韻爾雅注李巡曰啟小跪也

此杜本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

無所控告韻辭綜西京賦注翦盡也詩毛傳廣雅並云控

引也

杜本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狐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

使一介行李

釋文曰一个石經作个澗化本俱作个傳注同餘作介按古个字皆作介今从釋文讀作

古賀切而不改字

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韻詩

毛傳標落也

杜本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辟於草木

諸本作譬

今从羣經音辨改正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臧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說文畚蒲器所以盛糧也揭戟

持也惠棟曰唐石經作揭正義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

書引此傳云陳畚輦輦音菊與揭同史記河渠書曰山行則揭輦昭云揭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輦與揭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爲揭輦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今按說文木部

無揭字手部有揭字玉篇揭字注云與食器也又土聲也此字或見字林故玉篇收人木部正義引說文云云

未爲無據惠氏斥爲臆說過矣具綆缶說文綆汲井

綆也缶瓦器疏本方言缶謂之甌甌備水器量輕重畜水

潦說文五行志引作畜師古曰畜讀作蓄知古本作畜後乃

加汁也今从漢書釋文改正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引作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

華閱討右官說文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官庀其司向戍

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釋文本命校

正出焉說文服虔云皇即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

子大司馬椒也本疏杜世本皇父充石戴公子僖十一

王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餽賈逵云鉏

吾太宰

木疏杜取此

令司宮巷伯倣宮餽說文倣戒也春秋

傳曰倣宮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

二師命四鄉正敬享

石經初刻作令後改命按正義此三引傳文皆作命當作命字無疑諸本

作命誤今从石經改正

祝宗用馬于四墉

釋文墉本又作墉

祀盤庚

釋文盤字又作

獻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

火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

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

周禮疏

漢書五行

志引作以出入火惠棟曰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

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

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尙書九江內錫大龜史記
內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是故味

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上說服虔云

商上地名詩疏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說服虔云

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上湯以爲號上同

按本疏亦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上故湯以爲天下號竹

書紀年帝相九年相居于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

馬遂遷于商上太平御覽百五十五引世本相徙商上本顛

頊之墟又鄭元周禮校人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馬古文

土與土通又通作杜故荀子解蔽篇云杜作乘馬也故

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覺五行志說文閱具數于

門中也廣雅闕數也

杜本此

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

五行志引作是以知有天道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于

諸本

誤作於从石經改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

賈鄭先儒

皆以爲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

本疏杜取此

服虔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

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

周禮疏

史曰是謂艮

之隨三三隨其出也

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

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惠棟曰陰隨陽猶母隨子故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

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狡隨服虔讀狡爲放效之效言效

小人爲淫

本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

景公使士雅隨說文春秋傳曰秦有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隨說文穀可收曰穡詩

毛傳植之曰稼斂之曰穡按杜蓋本此然改稱種曰農

究屬未安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

于鄭門

釋文本亦作專

歸廣雅門守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

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辟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饑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津青圍鄭歸服虔以爲

放鄭囚

本疏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

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國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部

鄭眾以爲分四軍爲三部

本疏

按杜從鄭說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

以爭大勞未艾國小爾正廣言艾止也按杜注艾息也義

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

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兩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釋文閏月依注讀爲門五日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國服虔云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水經注

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

爲參辰口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
還是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
沈之士鄭處大辰之野闕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
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節賈服
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五經異義春秋傳說
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
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按說文云元氣起

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己
爲夫婦褻妊于己己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己至寅女起
己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今攷高誘淮南王書
注云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于子男從子數左
行三十年立于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己合
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男子數從寅起
女自巳數右行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數從申起歲星
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按高注與說文略
同疑此段淮南王書本係慎所注或宋以後本混入誘

注也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

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註五經異義公冠

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按人君

一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以先君之祧

處之註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祧宋本禮記疏又云祧謂曾祖之

廟也春秋疏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註服虔云成公

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己

廟故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

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

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謂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

信故神弗臨也

本疏

廣雅質主也

杜本此

神弗臨也所臨惟

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謂

詩毛傳蠲潔也

杜本此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

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

幣更謂

呂覽二月紀是日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高誘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按杜注蓋本此惠棟

云周禮女祝掌以時梗禴禳之事云此傳更亦當讀爲

梗恐于上下文義不合今不取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

服從給行之期年

釋文本亦作葬

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國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

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

本疏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

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國服虔

云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

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起本

也

御覽杜取此

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偃

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偃陽人

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音唐石經及釋文朱

本並作聊鄭元引作鄴惠棟云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

文聊魯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挾之以出門者音服虔

云挾擻也謂以木板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

下屬爲句本疏狄虜彌古今人表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爲櫓音廣雅櫓楯也鄭元禮記注櫓大楯也杜本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音國語百人爲徹行行頭爲官師

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杜取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堊父登之及堊而絕之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洵

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營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几

釋文机本又作几今據改

說文几踞几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

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

文選注引作牽

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

克矣余羸老也**說文**羸瘦也玉篇弱也病也瘦也劣也

高誘淮南王書注亦曰羸劣人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韻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鏃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

庭楛矢貫之石弩以證石爲箭鏃

本疏按說文旂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枝

重十鈞以上者成二年傳齊高固八晉師桀石以投人

是將守戰用石之證服氏以矢石爲一泥矣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魯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注桑林湯樂也按宋承殷之後故得用桑林杜注殷天子之樂名蓋亦取諸此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荀彘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彘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

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問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韻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世本是

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爲晉所滅子孫因氏

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杜本此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韻按霍人即地理志太原郡

之蔭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即蔭人也古字

通杜預劉炫以爲卽霍邑誤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爲右生秦不茲

釋文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茲按左傳凡丕字皆作丕惟此處石經釋

文並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

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

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
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
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諸本侵謨伐今
从宋本改正

服虔云不

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

疏本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詩毛傳競彊也周猶不堪競況鄭
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
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滕己酉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按注當有多字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洳司氏堵氏

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

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

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節史記鄭世家曰子產者鄭成公之少

子也蓋承世本之誤韋昭國語注公孫成子子產謚鄭

穆公孫子國子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節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

大夫乃至卿也

本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歸

釋文還本又作環鄭元儀禮注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

還公宮同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
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
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
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

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韻說文右助也

杜本此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圭竇之人韻說文筆藩落也春

秋傳曰筆門圭窬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

說文竇空也杜預閨竇小戶則杜時本尙作窬可知又

圭字从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

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筆門圭竇竇字相沿

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

筆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窬與竇同物同音而皆陵其上

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圭竇乎惟大
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
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註按靜靜靖古字通諡法解柔德考眾曰靜恭已鮮言
曰靜寬樂令終曰靜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
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說文闕巷門也李巡爾雅注同詛諸五父之衢鄭元周禮注盟詛主于要誓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回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

東門其算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

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鄆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

向鄉社同鄆道元曰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

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右還次于瑣鄆郡國志河南郡

苑陵有瑣侯亭杜同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鄆

京相璠曰鄭地也鄆道元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

西與出河之濟會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

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

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年毋雍利諸本說

釋文母保姦說文廣雅宋臧也宋保字同此母留懸杜本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韻服

虔云二司天神司慎察不敬者司盟察盟者是爲天之

司盟也禮記疏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

二國之祖韻以上實十三國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本明

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釋文俾本韻廣雅

踣敗也杜注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

以師懼師觸師觸韻服虔云三師鐘師鐸磬師謂懼能鐘

觸能鐸鐸能磬也本廣車輶車韻鄭元云廣車橫陳之

車也服虔云輶車屯守之車也本說文輶兵車也杜本

淳十五乘韻按儀禮鄉射禮二算爲純淳純古通故杜注

云淳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鐸磬

五經要義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簨謂之堵

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藝文類聚
杜本此

女樂二八

韻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

夫有二列之樂韋昭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韻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釋痼云漢家郡守行

大夫禮鼎俎邊豆工歌縣

續漢書
補注

箴膏肓云大夫士無

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

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

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

宋本禮
記六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韻

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

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

鄆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

于祖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

也又會于蕭魚九也

本疏及史記集解

外傳作七合下同核韋

昭注七合不數城棣及虎牢二會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請與于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韻應劭漢書注

攸所也

杜本此

便蕃詩小雅作平平正義引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兒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

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歸惠棟曰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今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曰於安思危虞謂春秋卽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于鐸椒轉授荀卿然則左傳居安當作於安也又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曰於安思危以遠悔吝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故賢王於安思危蓋盡引書成句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作於安思危居於聲相近容古字通亦不必改從於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臧在盟府不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

諸本作禦从釋文宋本改正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

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括地

志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即傳所云鄭京

櫟杜注以為晉地誤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

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

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

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

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

師于揚梁

諸本揚誤楊
从石經訂正

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京

相璠曰宋地酈道元云今睢陽南東三十里有故楊梁

今日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北去梁國八十里

杜同此

按呂覽行論篇宋殺文無畏于楊梁之堤卽此以報晉之取鄭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郟亂分

爲三師救邽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
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周書大聚篇十夫爲什以年爲長
卽什吏也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爲汰汰字从石經改定
按楊倞荀子注汰侈也李賢
注後漢書亦同怵汰古字通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韻廣雅農勉也書洪範云農用八政
管子大匡篇耕者下力不農有罪無赦按並與此義同
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後人臆改不足據是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
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韻河上公老子注又云不

殺喻不能如車轂爲眾轂所濟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說文窀葬之厚夕春秋傳曰窀穸從先君子于地下又穸字下云窀穸也晉語窀厚也杜本此惠棟曰孔宙碑作窀夕說文無穸字明不从穴也今按正義云云古字作屯夕後加穴以窀穸爲墓穴是也後漢書張奐傳云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更是一證又說文穴部穸字卽在窀字之下而惠云無穸字何邪所以從先君於廟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

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
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

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

黨君子以吳爲不弔史記賈逵曰問凶曰弔集解按杜注似

迂曲賈義爲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書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

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

習其祥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

曰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惠棟曰襲與習通周禮大

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曰故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二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摺爲襲是襲與習通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釋文本或用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爾服虔云愈猶病愈本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徐邈云務莫侯

反釋文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

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音周語堯遭洪水使

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至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

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于四嶽帝復賜之祖姓

以紹炎帝之後本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音漢

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水

經注引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杜本此乃祖吾離被苦蓋

音說文蓋苦也苦蓋也按爾雅蓋謂之苦說文本此杜

注蓋苦之別名亦用爾雅及說文義蒙荆棘音方言蒙

覆也杜注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音

說文腆多也小爾雅腆厚也杜本此與女剖分而食之音

說文剖判也廣雅剖半也

杜注器同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者蓋言語漏泄

文選注引作滲從舊本改正

則職女之由詰朝之

事

詰朝明旦也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爾雅

蠲明也

杜本此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爾雅裔遠

也王逸楚辭章句胄後也

杜本此

毋是翦弃爾雅高誘呂覽

注剪除詩鄭箋翦割截也下同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爾說文嗥咆也廣雅獐鳴也按嗥獐古字通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

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

戎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爾廣雅亢當

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仇當也尤仇字同

杜本此

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

而束之曰猗廣雅曰猗猗也與晉踣之

春秋傳曰晉人踣之

杜本此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

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

爾雅邊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

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曹焉

說文曹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按杜注曹悶也或以音同借

作悶字今攷廣雅小爾雅韋昭國語注皆云曹慙也此

傳曹字亦當訓慙爲是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

於會成愷悌也

釋文愷作凱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

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謂服虔云宣公曹伯廬也

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于師

史記集解

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謂服虔云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

公卒殺大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同上

將立子臧謂服

虔云子臧負芻庶兄

同上

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謂王肅云義宜也嫡子嗣國得

禮之宜

同上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

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

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杜本此

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服虔云由滕以上爲厲

詩疏

叔向退

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服虔云不

得成戰陳之事

本疏

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

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

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文選注引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文選注引作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厲之怨實章

文選注 怨作惡

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旰不召

服虔云旰晏也 同上杜

而射鴻於圃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史記作不釋射服與之言

服虔云從公

于圃

同上杜 取此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服虔云孫文子邑

也

同上杜 取此

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賈逵云樂人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

家語 作瑛

賈逵云伯玉

賈逵云伯玉衛大夫

同上高誘呂覽注

伯玉衛大

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水經注引作柯澤。按莊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元和郡縣志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是也。○鄆人執之。○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鄆故鄆人爲公執之。○本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釋文或一

讀射而射兩鞫而還說文鞫鞫下曲者服虔云鞫車鞫

禮乎也詩疏杜

又云車鞫兩邊又馬頭者

釋文及春秋疏

尹公佗曰

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保師而蔑之

石經保師磨改作二罪師保誤今从初刻

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翬釋文厚本或作邱世本曰魯孝公生

惠伯革其後爲厚氏魯語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

昭注邱敬子魯大夫邱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二

十五年傳云季邱之雞鬪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惠

棟曰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以字爲氏因爲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郈昭也

按世本作憲伯華鄭氏禮記注作鞏高誘

又作華未詳孰是弔于衛

史記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

文選注引作境

廣雅越遠也此杜本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

趙岐孟子章句敏達

也此杜本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泄其若之何衛

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

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裘

諸本作袖从釋文改正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按史記衛

世家曰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

公

徐廣云班氏曰獻公弟焱

又云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

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左傳異索隱曰左傳作剽古今

人表作焱蓋音相亂字改易耳今攷秋字蓋卽焱字之

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票票剽焱皆音同字也又按呂

覽似順論慎小篇引此又作立公子黜致黜乃悼公之

名呂覽誤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

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

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釋文唁徐作楚音唁

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歸自伐秦晉侯

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節高誘呂覽注成國

千乘之國也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穢裘亦幼皆未可立也

新軍無帥故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節王逸楚辭章句曰

師曠聖人字子野生無目而善聽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

釋文仰本亦作仰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餽劉向新序

及說苑皆引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按今刊本主字疑

生字之譌生性古字同周禮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

爲性是也乏祀釋文本或作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餽爾雅

匡正也

杜本此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文選注引無其

字

以從其淫

釋文本或作縱

而弃天地之性

新序引此性下有乎字

必不然

矣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詔漢書

地理志臨淮郡堂邑郡國志春秋時曰棠按卽昭二十

年棠君尙之棠棠堂古字通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

爲不能而弗倣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

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

表東海

詩疏引此作佐我先王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國孫毓云

舊本及賈氏皆作壞

本

說文壞敗也釋文服本作懷解

曰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

桓之匡正也

本

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

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國

國

廣雅析羽爲旌

杜本

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郢國呂覽高義篇子囊伏劍而死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國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鄭元禮記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棟曰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宮故服氏謂之逸詩

春秋左傳詁卷十二終

曾孫用懃校刊